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讀左日鈔卷九

吳江朱鶴齡撰

五年舍中軍卑公室也

注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疏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故魯有左師右師左師右師見哀十一年傳又言叔孫武叔退而蒐乘知自以叔孫為軍名也 劉敞曰如杜所言

則三軍猶在徒以軍為師名號少異耳何謂舍中軍乎陸祭曰按魯之軍號傳所不言哀十一年雖稱左師右師疑亦臨時所命非若晉之三軍楚之二廣有定制者叔孫軍名尤無據愚謂觀下言四分公室則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為四矣本自明白注直可刪

葬鮮者自西門

注不以壽終曰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按叔仲帶以

葬鮮告季孫則季孫知豎牛餓殺季孫矣而不討者  
季孫利其禍已得專魯政也

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王樵曰南遺此語與盧蒲癸告慶之語同豎牛即叔  
孫之東郭偃棠無咎也孟丙仲壬則崔成崔疆也叔  
孫之季孫則崔杼之慶封也

使亂天從

注使從于亂

按哀三年傳鄭勝亂從杜亦作此解

服虔云使亂大順之道從順也謂適庶之順此說得之  
必速殺之

鍾惺曰豎牛立昭子而討豎牛者即出昭子假手甚  
妙藏機甚巧若他人殺之便不足異矣此中理數昭  
子亦陰為天所用而不知可謂千古賊奴之戒

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注日之數自甲至癸為十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  
為卿鷄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

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疏七年傳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彼即歷言從王至臺十等之日此傳既云十時  
十位位以王公卿為三日以中食旦為三日上其中  
知從中而右旋配之也晡時日西食時也日昃謂蹉  
跌而下若據時之先後則旦至食乃至于中宜以左  
旋為次今傳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者人之道貴以  
賤為本欲從賤而漸至于貴也若從中左旋則位乃  
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

日之謙當鳥

注離為日為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當鳥疏說卦離為日為雉雉為鳥也日為高明鳥為微細今日之謙退不得高明下當微細是日光不足下當鳥也

純離為牛

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為牛疏明夷初九無牝牛象但明夷初卦下體是離故傳以純離之卦求牛象也

民食于他

注他三家也謂公與民無異 程公說曰君以養民  
民食于他者言民為三家所有也

索氏

注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 按漢書楚漢相拒于  
滎陽京索之間即此地

享覲有璋

注既朝聘而享覲見也疏引服虔云享獻也獻國所



有林堯叟以二義皆通 傅遜曰聘而獻見禮之大者何得略之此即鄉黨享禮有容色之享耳半圭曰璋執之以行禮

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

疏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略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設机而不倚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餒而不敢食故爵

盈而不飲

誰其重此

注言怨重或曰問誰人當此重任以備晉師之來也  
如杜氏解與下文四句意不貫

韓賦七邑

林注韓襄起之兄子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  
禽叔椒子羽四人皆韓起子凡七人人一邑陸粲曰  
觀下文皆大家句叔禽三人若是起庶子不得稱家

又云輔韓須揚石而不及叔禽等其非起之子明矣  
劉炫以為叔禽三人亦韓起之族得之

楊盼

按叔向本羊舌氏食邑于楊故又號楊盼盼子石為  
楊食我

因其十家九縣

注縣賦百乘疏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論語百乘之  
家家即縣也

六年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徵幸以成之

愚謂叔向之意特恐法懸于書民只在法上詭避無以息其爭端所謂免而無恥也然季世民偽日滋不豫設法以禁之則扞罔益衆故子產復書曰吾以救世也謂季世之民不可以無法齊也其與鄧析之竹刑用意固有異矣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

疏教民使爭罪謂之爭辟服虔云鑄鼎藏爭辟與五

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 按心星為大火三月昏見東方夏三月周五月也鄭人以三月鑄刑書故云火未出

子蕩歸罪於蘧洩而殺之

注不以敗告故不書 趙汙曰夷狄戰敗多略之而不書下文云且弔敗也魯使弔敗則杜氏云不告故不書非實事矣

士匄相士鞅逆諸河

疏學者皆以士甸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其父同姓名人為介當依王肅董遇古本土甸作王政王元規云古人質口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按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名甸此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者

七年暨齊平齊求之也

按此是齊求魯而與之平杜氏謂燕與齊平非也辨  
詳集說

盟于濡上

注濡水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疏今高陽無濡水也杜言不知何據今按水經濡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北獨山東合易水注拒馬水一統志濡水在順天任丘縣北任丘漢鄭縣地

為王旌以田

注王旌旂至于軫疏旂旌旗未垂者至軫謂建蛟龍之旂而垂至車軫也禮緯云禮天子旂九仞曳地諸

侯七仞齊軫周禮軫去地四尺

僕區

鳥侯反

之法

疏服虔云區匿也為隱匿士人之法

好以大屈

注大屈弓名疏引賈逵云寶金可以為劍出大屈也

按二說未詳孰是據地志大屈即晉屈邑漢為北

屈縣今平陽府吉州其地產鐵有鐵冶則賈說近之

其神化為黃熊



疏音義云熊獸名亦作能三足鼈解者疑獸非入水之物當是鼈也然鮫既為神矣雖獸亦能入水鼈則太下何以當夏郊乎說文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陸粲曰夏之郊也有祀存焉是天子之世守也雖晉為盟主得奸其祀乎且鬼神不歆非類鯨之神信能為妖祥以求食歟吾以為不及晉國今取夢寐恍惚之象而妄意之則惑之甚者也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奪子饗命祀相甯俞不可曰相之不饗於此久矣非  
衛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其為知禮也賢  
於公孫成子遠矣愚按晉侯之夢禮所謂因夢也平  
公祀出也襄二十九年嘗合諸侯城祀平公蓋素厚  
母家而夏肆之祀應不及蘇故黃熊因之見夢焉非  
無故而從晉平公求食也然陸子之說自正

余又將殺段也

注公孫段豐氏黨疏劉炫云公孫段即豐氏當言馮

氏黨字之誤也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疑于良止也  
所謂反其正以媚民者也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

疏人之生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曰魄既生魄  
矣魄內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魄在于前魂在  
于後故曰既生魄陽曰魂也劉炫云形有質氣無質

尋形以知氣故先魄而後魂其實並生無先後也朱  
子曰子產此論窮理極精

叔父陟恪

按恪當作降字之訛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  
追命襄公也故云叔父陟降在我先王之左右

余敢忘高圉亞圉

按周本紀高圉古公亶父之曾祖也亞圉高圉子宋  
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因衛是同姓故舉

先世為言如注云二國亦受殷王追命此果何據乎  
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

注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 陸  
祭曰世本家語並云孔父嘉曾孫防叔始奔魯家語  
又云以避華氏之禍故按嘉為華督所殺其子避禍  
應即出奔何得至曾孫乃奔魯杜說較近理特未詳  
所據耳

六物不同

按歲時日月星辰古人皆謂之物故桓六年子同生  
公曰是其生也與我同物杜氏注同日也

八年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

陸粲曰桓子授甲非以助疆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  
之以子旗之言正也為是慙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  
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字之情見矣二惠既亡姜  
族始弱陳氏之為斧斤以斲喪齊室也豈一日之故  
哉 傳遜曰欒高自崔慶既滅復任情殺閭丘嬰等

以弱其宗陳氏欲圖之久矣然聞子旗之言而遂止  
可見誠義足以感人陰謀必有間而始發也使能終  
守其正二族其可動哉

猶將復由

注由用也 魏了翁曰由義如尚書顛木之有由蘖

按說文無由字惟有卝字注云木生條也後人因省  
已作由此言陳人將興如已仆之木復生由蘖如此  
解字義既明而句法亦完矣 陸粲曰由者經也從

也言今歲星猶在箕斗之間將復經由鶉火之次乃  
亡爾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注幕舜之光 按韋昭注國語以幕為舜後虞思大  
誤當取左氏此語正之

寘德于遂世守之

言舜有明聖之德其德流及于後也史記索隱殷封  
遂世守之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



遂于陳以為舜後是也

九年魏駘芮岐畢

注駘在武功始平縣所治鞏城 按駘當作郃即詩

有郃室家之郃也魏在馮翊芮在河東俱見桓六年

蒲姑商奄吾東土也

疏蒲姑齊也商奄魯也二十年傳蒲姑氏因之定四  
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

肅慎燕亳

按肅慎即後代女真之地疏云毫近燕不知所在愚  
謂恐當作濮即濮陽也地在河北

豈如弁髦而因以蔽之

疏士冠禮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是三加  
冠也其記冠義云始冠緇布之冠冠而蔽之可也劉  
炫云弁髦二物童子垂髦為髧彼兩髦親沒乃棄之  
因以蔽之者冠則棄弁親沒則不髦也 愚謂髦不  
可言蔽弁髦是言加弁于髦耳弁有皮弁爵弁嫌緇

布冠不得名弁故杜云弁亦冠也傅士凱謂傅言弁非緇布冠固矣

妃

音配

以五成故曰五年

按妃訓合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故曰妃以五成五行家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亦是

請佐公使尊

注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依杜注使當音

所吏反或云使尊舉酌也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漢書翼奉傳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注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故以為戒備之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必云夏亡乙卯商亡甲子不推湯

武以興此說非也

又飲外嬖嬖叔

注外都大夫之嬖者 按檀弓是李調傳云外嬖對  
內嬖而言必云外都泥矣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注客星出其地故曰妖星邑姜太公女疏維者綱也  
玄枵次有三宿女為其初是次之綱維也女星居其  
維首而妖星出焉告邑姜以其子孫將死也 傳遜

曰言嫠女居玄枵之維首而妖星見于嫠女之次章  
昭注周語亦云須女入竈之首須女即嫠女也天竈  
即玄枵也杜注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太略 告邑姜  
也如此占法甚荒唐杜云嫠女為既嫁女織女為處  
女邑姜齊之既嫁女也妖星在嫠女齊得歲故知禍  
歸邑姜此亦強為之解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

注二十八宿四七 傅遜曰爾雅斗牛為星紀郭云

日月五星之所始終故曰星紀其分尤不應有妖星  
女與斗牛同次故言此耳杜云二十八宿四七夫二  
十八宿固為四七矣而于此上下文何與乎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注逢公殷諸侯疏周語說玄枵之次云我皇妃太姜  
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孔晁曰太姜太王  
之妃則知逢公是殷諸侯登登天也 逢公未死之

先妖星嘗出婺女時歲星不在故齊自當禍此時歲

在齊分則外孫當之故知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以靈姑鈇率

注靈姑鈇公旗名疏率謂率國人以戰也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愚謂晏平仲不助四家而獨勸桓子以德讓蓋平仲  
實睦于陳者觀其與叔向語已知齊之為陳及于辭  
宅又因陳桓子以請至此而桓子用其言因盡反亡  
公子賑恤貧約而傳以陳氏始大結之明代齊者陳



而平仲之為桓子謀遠以助成其大然則平仲非忠  
于齊者歟平仲智人也陳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平  
仲固以告景公矣景公既不能從而樂高國鮑之徒  
又皆不可與共政則惟有委蛇觀變其間使景公信  
陳氏安而市宅適臺因事納忠即梁丘據亦不得間  
之此平仲之所以為智也

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

傅遜曰不行在千人上見之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

矣不能行則用之必盡非如杜所云為見新君而用也如用為見新君則其幣固在何盡費之乎

孤斬馮在衰經之中

陸粲曰斬馮言哀痛之深如斬截也非注斬衰之謂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即位又有寵

愚謂一寺人柳也向欲殺之今又寵之何哉夫小人之長惟工於媚耳以其術媚他人則知惡以其術媚已則必喜雖父子之間猶分彼此焉乃知疇昔之惡

非真惡也特惡其不於已行媚也人情皆然豈獨宋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十一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

戰國策莊辛曰蔡靈侯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鮑彪曰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

是以無極不可沒振

無拯無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于水者不可復振而出之也

物以無親

此人物之物言不為人所親附杜解物事也非

朝有著定

疏著定謂佇立定處野會設表為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

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

不歸也

疏言必為魯人所逐而出在郊野 陸粲曰昭公之  
出在郊野不能君魯也獨于其母姓知之乎或母非  
歸姓則雖臨喪不感也而無咎乎瞽史之說迂繆至  
此而猶足載乎愚謂左氏禘祥之說多矣此猶無義  
理必後人因昭公出亡作此附會語耳

況用諸侯乎

疏世子雖未即位父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疏五大五細無字惟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杜氏亦無明證愚謂定三年傳職官五正注云五官之長即曲禮所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以證此傳五大豈不顯然元凱蔓引金木水火土五官迂矣

鄭京櫟實殺曼伯

注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按厲公殺檀伯而居櫟事見桓十五年并京傳無其文杜以京櫟連

言故知之耳

十二年朝而崩

注崩下棺疏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崩皆葬時下棺之事而其字不同 俞琰曰崩字從土從崩是既下棺而以土掩之說文窆下棺也崩喪葬下土也微異

公子慙遂如晉

趙汭曰慙本從公如晉故不書非劉炫不告廟之說

有肉如坻

注坻山名疏爾雅小洲曰階小階曰沚小沚曰坻坻  
是小地不得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為山名劉炫規  
杜謂山無名坻者按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坻非山  
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

疏經言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

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



注鮮虞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疏肥鼓並在鉅鹿在鮮虞東南杜以傳云遂入昔陽八月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取之劉炫以昔陽為鼓都非也 愚按杜既言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又言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樂平與下曲陽相去頗遠杜例凡言有者皆疑古昔陽城必不在樂平也

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疏剛強以禦難溫柔以事主為忠用和柔之性以循  
安正道為信 陸粲曰杜解二語取喻卦象義雖近  
似然詳傳云坤之比者謂坤卦之比爻耳故下文惟  
說黃裳元吉之義亦猶七年孔成子筮得屯之比止  
論利建侯不取比義崔杼得困之大過陽虎得泰之  
需其為說皆止取本文不及之爻也

供養三德為善

疏供養董遇注本作共解云盡共以養成三德也

傳遜曰杜解三德引洪範與此何涉陸子餘以為三  
是二之誤即上忠與共亦非蓋上文本言忠信人臣  
之節忠信盡之為南蒯言尤宜共以事上是合忠信  
共為三善也下文非此三者弗當即蒙此而言杜舍  
共而以善益之非矣觀下文云且可飾乎欲其從下  
之飾而為共意益明矣

楚子次于乾谿

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姜寶曰城父在今亳州東南  
七十里本陳夷邑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築章  
華臺于此以駐師遊觀焉漢志汝南郡城父縣故夷  
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即其地也

### 秦復陶翠被

注秦復陶秦所遺羽衣翠被以翠羽飾被被帔同以  
禦雨也 按鄘風翟衣毛傳云以翟羽為衣服之飾  
孔氏疏不以為然謂衣服隨身卷舒非可羽飾然典

籍散亡安知羽飾之服古必無之觀此傳復陶翠被  
之文則知毛說必有據

右尹子革夕

柳宗元曰古者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傳  
朝而不夕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

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楚世家當周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于  
楚蠻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丹陽在南郡枝江縣輿

地記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迴八里熊繹始封也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六曰季連季連楚之祖

故謂昆吾為伯父 按史記索隱宋忠曰昆吾國名

已姓左傳衛侯夢見人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

昆吾臺是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昆吾故城在縣

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據此則昆吾國在今濮州

楚靈乃曰舊許是宅舊許今許州也豈昆吾之後嘗

徙封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注四國陳蔡二不羹疏劉炫云楚語靈王城陳蔡不

羹

韋昭注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東不羹許州襄城有西不羹

使問范無字曰今

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

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惕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

也縱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時有二古四

字積畫四當為三耳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林注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  
唐堯虞舜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  
九丘出尚書序 按賈逵張衡馬融諸說不同今以  
書序為正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王樵曰穆王之事正楚靈所欲為也既得諸侯又滅  
陳蔡必將觀兵周郊以求九鼎以許田為名移兵臨



鄭為改物之圖子革知其心事故直引穆王事以諷之

祈招

常遙反  
又音昭

之詩

注祈父周司馬招其名疏引馬融祈作圻即酒誥圻父賈逵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 愚按三說

皆未安杜解本之詩傳然何以知招之必為祈父名乎王肅云祈招詩名也猶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耳此說是

形民之力

朱子曰形字今家語作刑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而無厭足之心 愚按如此解于上式如玉式如金意不接書傳刑用也用民之力恐當如古訓直言用民之力而無醉飽過盈之心也

十三年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疏戮者陳其罪以徇諸軍欲殺終亦不殺故常壽至今在楚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凡城之固者皆圍之息舟固城之一也以克故有毀  
又城而居之舟字句

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愚謂子干空蒙弒君之名而實啟棄疾之立者然始  
事之初棄疾不知并子干亦不知特觀從以復蔡為  
志嘗試為之耳其後竟復蔡當與申包胥復楚同功  
強與之盟

強與子干子皙盟也二子知非蔡公之命欲還故觀  
從強盟之既盟之後襲蔡狗蔡二子惟其所用矣

依陳蔡人以國

依即易利用為依遷國之依陳蔡雖亡而其人尚在  
故依焉

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王樵曰蔡公志乎為君故殺靈王之二子特以長幼  
之序推比使立而因歸惡名焉 金履祥曰虔之弑

君也以縊而虔即自縊虔之弑君也及其二子幕與平夏而虔子祿與罷敵亦先死焉然棄疾歸罪于比而他日吳人卒鞭其墓而戮之天道洵可畏哉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茅尹申亥氏

趙汭曰杜經下注云靈王實以四月死楚王生失靈王本其始禍以赴此注又云經書四月誤兩注不同今按四月者比歸國之月也春秋之法凡大夫公子反國不月而弑君無不月者比歸而王弑故經没死

之月蒙上文比歸為一事見比以篡逆歸而特存其  
歸國之月以異之杜氏不明筆削之旨故經傳異說  
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愚謂觀從豈不知棄疾勝子干而反欲子干殺棄疾  
哉以為子干王楚則復祭之志可遂矣其始也本借  
子干以發難則子干既立亦欲固其位以報之謀不  
用而遂行亦所以謝子干非徒自免于禍也

葬子干于訾實訾教

疏邾教與此訾教皆不成君無諡號也元年傳云葬  
王于邾曰邾教此云葬子于于訾實訾教並以地名  
冠教未知其故又世家楚先君有若教宵教皆在位  
多年亦稱為教不知教是何義

棄禮

按棄禮指卜神之禮也杜注棄立長之禮則康王實  
長誤甚林注得之

同惡相求

注謂棄疾親恃子干 傳遜曰同惡相求指當時同  
心造亂之人遠居蔓成然輩非謂棄疾也愚按下云  
君楚國者其棄疾乎則此不當言棄疾明矣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

注幄幕軍旅之帳疏幕大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  
九張蓋九幄九幕也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注志識也疏令諸國各自記其職貢之業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注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疏十二年一盟大明黜陟之法以光顯諸侯有昭明之德者告誓神明尚書周官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尚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岳與書義符同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古書亡滅不可備知 愚按盟于方岳周官及三禮並無其說乃叔向假此為辭以令諸侯耳穀梁傳云盟詛

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者衰世之事也豈以成周盛時而為之哉

建而不旆

注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旂也疏爾雅繼旒曰旆郭注帛續旒末為燕尾者不旆謂建其旗而以燕尾纏結干頭如記所云德車結旌也軍法戰則舒旆 愚

按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疏語極明非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此同義其白旆央

中央方是大將所建旗

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

疏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士卒盡  
行數無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  
人惟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叔向云寡君有  
四千乘在計四千乘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惟立  
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  
人乎

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

注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 穆文熙曰邾莒無故  
愬魯冀免晉貢蓋狃于前愬之得行耳晉人不察遂  
以絕魯叔向智者亦為強大劫制之辭至引南蒯子  
仲之事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魯之罪也晉不  
之念反舉其事以為魯釁而欲乘之豈盟主之義哉

子產爭承

言所出貢賦多少之次當承何國之下

鄭伯男也

疏子產自言其君伯爵卑下與子男為列

奉

芳勇反

壺飲

於鴉反

冰

陸粲曰鄭風抑釋棚忌注云棚以覆矢先儒相傳謂冰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注皆訓冰為箭筒蓋彼云釋甲執冰當如杜義此言飲冰即是冰耳飲冰以壺藏冰也猶飲羽之飲傳遜曰意如被執在八月周八月今六月也時正炎天又蒙之以幕當不勝渴

故以壺盛水飲之應從陸說無疑且此非戰時何緣  
取矢甬用之乎

子服湫從

注湫子服惠伯 按此即子服椒也釋文云湫子小  
反徐音椒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疏世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虔云司  
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字也

簡上國之兵於崇正

疏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西方居水上流故謂之上國爾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趙汭曰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雍子奔晉晉與之鄙事在襄二十六年傳孔晁云邢與鄙爭疆界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注三罪惟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

故重疑之疏劉炫曰直則為義恐非疑辭 趙汭曰  
傳本以直為義即數其賄稱其詐皆為國事言之杜  
疑傷義非也傳文語助也夫二字甚多未必皆疑辭  
其治國制刑以下亦恐非夫子語

十五年吳在蔡蔡必速飛

穆文熙曰無極初讒朝吳特以嘗試平王耳乃遂惑  
于速飛之言而行其說所以次及大臣太子而不知  
忌讒之行也其有漸哉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疏十七年荀吳詐祭於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又負甲偽糴以入昔陽此獨得降不納者吳自度已力必能獲之故因以示義 鍾惺曰降者至再不許力盡而後取之非獨示威示信而已易服易叛數服數叛數討幾何而國不敝孔明服孟獲正得此意

樽以魯壺

疏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是禮

有以壺為樽

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

注孫伯鷹晉正卿籍談九世祖疏九世祖稱高祖言  
高遠之祖也郟子以少皞為高祖意與此同其九世  
之次見世本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疏妻服齊衰朞而傳以后崩太子卒為三年之喪二  
者喪服杖朞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朞屈也至

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于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中庸疏同此義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疏遂者申也竟也申遂其服使終日月乃是禮也

一動而失二禮

傳遜曰杜云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杜于晉

元后喪引此為證以向譏宴樂不譏除服矣于此又以不遂服為失禮不自異其說乎朱申曰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然傳以不遂服為非似失者三而止云二禮者蓋后與太子雖有三年之義而君臨萬邦自不容于終服惟哀戚之心宜以三年若求彝器而宴樂則非居喪之心矣故云二禮朱說為當十六年徐子邲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陳傅良曰晉自平丘之會不能合諸侯而齊人橫納

北燕伯伐徐莒今為蒲隧之會至鄆陵而專盟矣

受脰歸脰

注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脰謂大夫祭歸肉于公皆社之戎祭也疏傳有成子受脰于社諸儒皆以脰為祭社之肉故云皆社之戎祭也劉炫謂脰亦祭廟之肉

十七年大史曰在此月也

注謂建巳正陽之月 葉夢得曰昭子言天子諸侯

之禮是已太史言用于正月則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之則先王之禮不獨在正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言鼓用牲于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其一在九月左氏惑于太史之言故莊二十五年誤援之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王樵曰日食陰侵陽臣凌君之象平子不肯救日食故昭子知其無君也注以為安君之災者非

五鳩鳩民者也

注鳩聚也治民上聚疏治民上其集聚惡流散

九扈為九農正

注扈有九種也春扈鳩鷓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喏喏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鷓鷓以九扈為九農之號疏諸儒說竊脂皆謂盜人脂膏也即如此言竊玄竊黃者豈復盜竊玄黃乎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競猫魁如小熊竊毛而黃竊

毛皆謂淺毛竊即古淺字其毛色不純竊玄淺黑也竊藍淺青也竊黃淺黃也竊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竊脂為淺白也其喞喞嘖嘖則聲音為之名矣其春鷹鳩樊光云言分循也春鷹分循五土之宜乃以人事名鳥爾雅老鷹鷓字不重賈服皆云鷓鷃亦聲音為名也

西及漢

注孛星出大火西光芒東及天漢疏天漢在箕斗之



間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王應麟曰春秋三書字而昭十七年有星字于大辰  
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史天官書云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間彗星三見劉更生封事亦云則彗字  
一也晏子春秋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  
曰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則字之為變甚于  
彗矣齊有彗星見于傳而經不書 愚按星書云日

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是彗孛原二星特其類  
似而占同耳

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

朱申曰言今火尚伏而彗以除之是為除舊明年大  
火星出必布散為災是謂布新

水火之壯也

疏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丙為壬妃  
是水為火之雄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

疏彗在大辰為多及漢為少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  
火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丙子壬午之日當有火災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注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疏劉  
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強  
若火入而伏則連秋至春歷天陰水用事雖同其欲  
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炫雖為此

釋杜既無注其壬午之事理則未詳

瓘

注瓘珪也 按說文瓘玉也瓘以玉為瓘非珪也

讀左日鈔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讀左日鈔卷十

吳江朱鶴齡撰

十八年其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注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疏詩云韋  
顧旣伐昆吾夏桀共桀同文又云乙卯亡知以乙卯  
日與桀同誅也 陸桀曰毛得之亡以濟侈於王都  
惡在日之吉凶也史遷稱其弘明鬼神言方怪用是

見殺以此言觀之遷語亦有自云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疏先儒舊說皆云炎帝稱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服虔云在黃帝前

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宏曰禪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銷變之驗也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注屏攝祭祀之位疏子寬游吉之子駟帶字子上六年死矣此別是一人楚語說事神之禮云屏攝之位壇場之所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然按國語注引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韋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周禮疏又引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引曾子問攝主為證畧同周氏說今未詳孰是



備存待考

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

注祔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疏每廟木主皆以石  
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於函藏於廟之北壁  
內范甯云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尺

禳火於玄冥回祿

注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疏周語夏之亡也回祿信於  
黔隧不知回祿何人或曰楚之先吳回為祝融回祿

即吳回也

六月邠人藉稻

疏服虔云藉者耕種於藉田也記云天子田藉千畝  
諸侯百畝多寡不同其禮則一說者以藉為藉稻又  
轉為履行由未考服說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言大人畏失衆心而惑於其說亦云可以無學杜解  
不明

其庭小

注庭菟場也 陸粲曰庭謂廟寢之間以其小不便於菟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也子產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

按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云云與此傳相類疑實一事也魯鄭異國傳聞不同或以為葬時事或以為菟時事左氏遂兩記之耳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寶曰當是時許遷於葉矣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陸粲曰襄十一年傳晉東侵舊許注云許之舊國鄭新邑蓋許遷而鄭得之故今許人謂鄭曰爾之地余之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乃余俘邑言其兩不相下耳若如注謂許先鄭封而自稱舊國則鄭亦豈謂余

俘邑乎

十九年太子奔晉

邵寶曰止悔而奔以死非不孝子也而不知重其親不知重其親乃無父之漸故春秋謹之若左氏謂舍藥物可也此因噎廢食之論

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史記正義括地志城父故城在許州葉縣東北四十里卽杜預云襄城城父縣也此二五處申生之

故智

紡焉以度而去之

林注去卽藏也字書作弄莠莠反謂掌物也按藏  
弄見漢書陳遵傳以所紡纆度紀鄣城而藏之以待  
外之攻者欲為夫報讎

師至則投諸外

疏投諸外者繫繩城上而投其所垂於外婦人則隨  
之而出下云獻之子占明獻此婦人也劉炫以婦人

不出規杜氏非

其父兄立子瑕

疏按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杜云子瑕子游  
叔父未詳 按下云子產以為不順則子瑕為子游  
叔父明矣世本之言恐不可信

札瘥夭昏

陸粲曰國語韋昭注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又  
君子失心鮮不夭昏注云昏狂荒之疾也杜注未名

曰昏未有據且言寡君之二三臣則不得云未名矣  
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愚謂大夫繼世立嗣重事也駟偃之子雖弱乃一宗  
之主仍立之而相之以宗人之賢者其可也安得以  
叔為後乎子產秉國之成不以禮正之以致晉人來  
問其對客之辭誠勁君子無取焉

讓之則彼其室也

注淵龍之室龍鬪則當就其室而讓之



二十年梓慎望氛

疏服虔云當時魯人失閏置冬至於正月之內獨梓  
慎知二月己丑是真冬至故以是日望氣 傅遜曰  
周禮注馮相氏世登高臺以望天文此固日官之世  
業非因魯侯不行登臺之禮

乃見鱗設諸焉

愚謂子胥之進專諸欲傾身事光以遂其覆楚之謀  
耳然弑君何事也而可以助人謀之哉

取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

注樂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䟽定十年繼書宋公之弟辰當元公之世辰與地不得為元公弟也世族譜辰地皆元公子此注云元公弟當是傳寫誤耳

按母弟謂太子樂之母弟非元公母弟也

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

奪齊豹司寇之官而與以郵邑有征役則還其邑之賦無則取之於已杜注不明

了行事乎吾將死之

宗魯知齊豹之將殺其主既不能止之又不以告公孟而徒以一死責塞此貪利而輕生者死安足重乎使華齊御公孟

疏使字後人妄加計華齊是公孟之臣自為公孟御非齊氏所當使也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注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 傅遜曰肉袒者明示以

必死非示以不敢爭也諸臣方以忠義衛公既執蓋當闕而乃不敢爭乎下云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其肆亂如此豈見其不敢爭而遂少戢乎

阿下執事

邵寶曰阿私也阿下執事猶云私於下執事也不敢斥公

為未致使故也

注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疏客禮見者若已致君

命則享有庭實復有私覲之禮

齊侯疥遂疔

疏疥當作痲痲音皆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梁人袁狎與魏使李繪云痲小瘡疔是大瘡此梁主說也

按顏之推曰疔有熱瘡也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後漸加重遂頻日發熱也今北方人猶呼痲瘡音皆又素問云夏傷於暑秋必痲瘡注痲老瘡也

守道不如守官

官與道有二乎柳子厚譏之當矣必非孔子之言

晏子侍于湓臺子猶馳而造焉

注子猶梁丘據 劉攽曰樂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  
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臣皆從  
君者易地則皆然愚謂晏子持身儉慎非叔向所及  
故梁丘雖小人亦不得而間之

二體三類

疏樂之動身體者惟舞文舞羽籥武舞干戚 風雅

頌其類各別

四物

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謂樂器也 傳遜曰四物當為律度量衡先儒以下有六律不應重見殊不知此以數目次第成文七音亦即上六律五聲而列之為七律度量衡所以為樂器者而可舍之乎

七音

陸粲曰杜注七音實采國語之文然云自午至子凡

七日不同彼所言七列七同者未測杜意劉炫以此為疑孔疏謂尚書國語俱有七義事得兩通故杜兼而取之此曲說也按諸史樂律志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通典注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律呂新書宮與羽角與徵相去有二律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曰變宮也



八風

疏東方曰谷風又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東北曰條風又曰融風南方曰景風又曰凱風西方曰闔闔風西南曰涼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季荊因之

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齊晏子對

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愚謂後世如沛公之代秦以寬濟猛者也孔明之治蜀以猛濟寬者也寬猛因乎其時非謂一人之身乍猛乍寬也胡氏疑仁人為政豈有先致慢殘又從而濟之者以此為非孔子之言溺其旨矣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史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卒丁壯號哭老人  
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叢子子產死鄭  
人丈夫捐珮玦婦人含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  
瑟之聲 真德秀曰子產相鄭歷簡定獻聲四公凡  
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諸大夫爭權互相誅殺外  
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  
夫之爭而去其尤甚者焉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

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強宗帖然順從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然夫子特以古之遺愛許之豈非深諒其心耶至于用人各以所長蓋深得聖門器使之道春秋名大夫未有能及之者

二十一年天王將鑄無射

疏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無射之鐘  
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鐘徙  
長安及劉裕滅姚泓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猶在東  
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賦云珍是淫器無射高懸  
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西京置太常寺時人共  
見至十五年敕毀之

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

疏周禮掌客諸侯宰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宰禮當亦如之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宰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宰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宰也按劉炫云聘禮卿之饗餼五宰則宰禮不必如其命數鮑國禮當五宰此但加二宰耳

乃與公謀逐華貍

愚謂貍與多僚皆費遂之子也費遂平時不能釋其兄弟之怨及知多僚為讒又不能告於公而罪之反

與公謀逐驅激成他日饑殺之禍南里之叛雖發難  
張勺費遂安得辭其責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疏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極並行則相  
過以為理必相侵故言不為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  
以為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如此也 陸祭曰日食  
至分不為災古未有為斯言者也是時意如專國前

此既廢伐鼓用幣之禮叔孫知其異志矣梓慎蓋探  
知微旨欲抹殺災異以順強臣君子疾之 愚按二  
十四年五月日食梓慎曰將水其年以旱大雩則常  
為水之言亦不大驗

厨人濮曰

注厨人濮宋厨邑大夫 宋厨邑未詳釋文無音恐  
當讀八厨之厨黨錮傳注厨音皮宋師之勝定謀於  
烏枝鳴成功於厨人濮濮蓋智士也而忠勇具足



乃狗曰揚徽者公徒也

注徽識也疏禮記大傳云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立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謂旌旗上書其官名如今之軍記令揚徽者欲知其助公多少即絳侯令軍人云為劉氏者左袒之意

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

陳禹謨曰傳之鵝鶴莊之鶴列意即龍虎鳥蛇類也李衛公所云後人詭設物象何止於八即此可證一

端

干犛御呂封人豹

疏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  
華釋例譜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為一人知此  
本無華也

不狎鄙

注狎更也疏更者更遞也言汝頻射我不使我得更  
迭而射是為鄙夫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

子無我廷

求枉反

林注廷恐也 按此即鄭風人之廷女之廷

二十二年自憚其犧也

疏犧者寵養祭犧之名牛馬羊豕犬雞為六牲皆用純毛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疏因以犧喻寵子即以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者當用純德之人猶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

德寵之如犧實招禍難已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  
何害乎犧者用人之人是對牲而言人犧實難之人  
是據疎外之人而言人字雖同上下意異 按疏解  
不甚明白邵文莊云自犧者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  
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  
用舍在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比較順

王弗應

注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

定賓孟感雞甚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疏太子壽  
卒王命猛代之此鄭衆說二十六年傳云子朝干景  
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賈逵以為太  
子壽卒王不立適子與彼傳不應故杜不從

五月庚辰見

賢遍王

按見王注云見王猛蓋單子立劉蚩以之見王猛亦  
見其時王子猛已立周本紀云國人立長子猛者是  
也或曰此單劉以王子猛見景王乃見之於樞前也

周制踰年即位景王之崩時甫半月故不曰即位曰見王見即伊訓奉嗣王祇見厥祖之見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己丑敬王遂即位蓋王猛不成喪景王已葬而子朝爭立攻戰慳慳故甫五日而即位以係人望後世樞前即位之禮殆昉於此歟

盟羣王子於單氏

注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疏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故杜取為說猛為次正

不知其本蓋是太子壽母弟或是穆后姊姪之子或  
母貴也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  
者以有母弟故也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納王於王城

注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 趙汭曰陳氏云不書晉

義繫于劉單按經傳時月不同由左氏所據史籍訛  
舛別無考證悉仍其舊以示傳疑之法杜惟據長歷  
悉云經誤非也

濟師取前城

注濟師渡伊洛 邵寶曰濟師濟籍談等之師也

二十三年王師告間庚戌還

呂祖謙曰此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間而  
晉師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乘郊  
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趙汙曰亂未弭  
而告間必二卿不親事師不肅也觀明年士景伯蒞  
問周故晉人乃辭子朝則前此觀望可知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晉人執之

劉敞曰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敘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愬於晉晉人已能來討何其神速也故曰不然 趙汭曰按左氏采衆事以釋經其附麗斷截皆以經為主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則所記之事各有本末自不容以日月次其先後如此年傳自壬寅朔至庚戌還是記晉人圍郊本

末自邾人城翼至晉人來討是原叔孫如晉之由非  
謂邾人城翼以後所記之事皆在庚戌後也如劉侍  
讀所難則作傳者必如近代所修日厯而後可

士伯御叔孫

疏御謂進引也引叔孫詣於獄也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孫武子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  
也若吳出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楚越亦出罪人三

行示不整以誘吳是也陳禹謨曰勝敵之兵必候敵  
亂則可乘藉非已先以亂彼之整者未易動也孫武  
所謂亂而取之固已雖然亂復何易一亂之後或遂  
至不可復收祇遺敵禽耳苻秦非永鑑哉

南宮極震

附子朝之南宮極因地震而死有云為雷所殛者非  
也

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

傳遜曰吳子諸樊王僚之伯父也僚子不應與伯祖  
同名太子諸樊四字必誤注疏皆已辨之但杜注諸  
樊王僚太子亦誤僚太子未聞意此即公子光光乃  
諸樊之子傳倒其文又妄加太字傳聞之誤耳愚按  
楚世家太子建母蔡女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  
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之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  
樊乃公子光之誤無疑

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穆文熙曰子囊城郢君子謂之忠囊瓦城郢沈尹戌  
以為必亡者共王之季楚方強而思城其國都是為  
防患于豫子常城郢特畏吳之偪則智略無措自保  
不遑其勢異故也况無極在國伍員在吳雖城百郢  
何益乎

不懦不耆

不懦不受辱也不耆不陵人也

二十四年媿至自晉尊晉也

按不書族者一事再見卒名之例經文往往如此傳以為尊晉非也辨詳集說

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注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邵寶曰陽不克句莫

又句莫然不動者積聚之形陽氣積聚故旱 王樵

曰梓慎言水叔孫言旱皆妄測天道或傳者因其時之旱而傳會之日食之示戒非為水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此流行之氣也日月陰陽之精也

以精之盛衰相為虧蝕水旱之故不相及也

二十五年為六畜五牲三犧

注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麇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疏周禮膳夫膳用六牲庖人掌共六畜鄭玄云六牲馬牛羊豕犬雞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十一年注云五牲牛羊犬豕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別用鄭玄六獸之說去野豕而以麋鹿麇狼兔當之陸彛曰六畜

五牲三犧從所用而異號也杜解五牲前用爾雅後用鄭玄於彼所釋六者之名各損其一割裂甚矣服虔解雁鷺雞為三犧尤非三犧猶詩言三物耳傳遜曰犧牲皆以薦宗廟神祇為名未有及野禽獸者賓客宰禮亦然野禽獸止供脯醢之用太叔但舉大者言之耳

以象天明

注六親和以事父若衆星之共辰極 傳遜曰上注



以天明為日月星辰何乃頓異其說陸子餘云言其親疎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是也

以制六志

疏此六志禮記謂之六情在已為情情動為志其實一耳

吾聞文武之世

穆文熙曰乾侯之辱其兆早見於文武之時若然則昭公有以藉口而季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以

昭公之事行而成謠傳會其說

季公烏季公亥季公展等

王樵曰魯三家以次為氏季氏自行父至季孫彊並稱季孫氏以傳家故也如季公烏公亥之類凡支庶並止稱季以別之

季氏介其雞

疏賈逵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全卽氏雞目杜用此說也鄭衆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

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引或說以膠沙播之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涇得傷彼雞也以卣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之說是

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萬萬舞也公萬止二人餘皆萬於季氏蓋季氏私祭

家廟與禘同日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注不能用禮也蓋襄公別立廟 陸彛曰春秋禮廢

典祀蓋有獨豐於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云不及於祖也今此禘於襄公亦然杜皆謂別立廟夫武宮煬立經皆書之別立廟何以不書乎

叔孫昭子如闕

傳者記此語非但明叔孫昭子之不知謀也亦深致惜之之意當時使昭子而在必能力阻昭公即使其謀遂行而驪戾之甲必不至陷西北隅以入矣驪戾之甲不興則孟孫氏亦必不為公徒之伐而平子其

可逐矣

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

邠實曰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井去齊則近矣齊侯將唁公于平陰而魯侯先至野井齊侯言為近之故而使有待於平陰所謂寡人之罪者以此

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

非通內外不能入君非去君不能通內外去離也離君所也子家子自言不可與盟之故如此

公徒將殺昭子

疏昭子謀歸安衆而後納公則獨公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入故欲殺昭子也 愚考昭公之不得入公徒為之也叔孫昭子將安衆而納公則公徒欲殺之子家子勸公以一乘入於魯師則公徒又脅之余嘗疑其故以為鄭厲公衛獻公之出奔其負羈絻以從者何未有是也及觀意如之貨子猶於齊賂士鞅士晉然後知公徒之為即意如使之也意如以姦濟

其逆其於公之出也必陰置私人為之扈從而實以脅制之使不得返國迨後喪及壞墮子家子之言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所云貌而出者非即季氏之私人耶

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叔孫昭子之不忍自同於季氏而力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而自裁忠也其不剪季氏之羽翼而徐為圖者自諒其力之不足以去季氏也毋亦

勢使然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疏劉炫云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後世騎馬之始按公羊傳齊侯唁公野井言以輦為几與此言乘馬相合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

疏說文楸方木也幹脅也木以藉幹明是棺中筴牀  
二十六年君若待於曲棘



疏宋公佐卒於曲棘杜云曲棘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今齊侯欲納魯君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當是齊境內地名十年桓子名子山而反棘焉杜云齊國西安縣東有棘里亭此即彼棘也本無曲字涉上卒於曲棘誤加耳

師及齊師戰於炊鼻

趙汭曰炊鼻不書為魯諱以臣拒君也故齊師圍成特書公以見義杜云非公命不書非也 孫琮曰炊

鼻之戰不書以為不成戰也子猶入平子之貸其止  
齊侯納公歸之於天懼之以死而季有外援矣公孫  
朝偽降齊人而魯備已成野洩冉豎顔鳴等皆致命  
於季不力戰以犯齊怒而季有內助矣季氏外內皆  
固公則叔孫婍已死子家羈弗聽而公徒臧昭伯之  
類皆妄庸人也往歌來哭不應乎童謠耶

繇胸

其俱反

汰輶七

必履反  
夫鏃也

入者三寸

按胸輶字通用說文云輶輶下曲者襄十四年傳射

兩輻而還 邵寶曰矢之來也由車輓激從車轅之上矢鏃之入楯瓦者三寸此覆言中瓦之狀也

甚口

疏甚口大口也 劉用熙曰甚口有口才也按上文陳武子失弓而罵故此言甚口猶史記云有口也

劉子以王出

疏二十三年傳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是從劉而居狄泉自狄泉又居於劉今為子朝所逐蓋自劉而

出也棄劉而去故王城人焚劉 按服虔云出成周也非是下傳云十一月癸酉王入於成周則其時成周尚未為王有

王入於莊宮

注莊宮在王城 趙汭曰傳言敬王之亂歷四年而後定故經不與單劉以復辟之義而深罪晉

萬民弗忍

注不忍害王也 按弗忍與夏書因民弗忍距於河

同義劉炫云不忍者不忍王之虐也猶云不堪杜氏

注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注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 此間王政與

下文間王位間先王之間同蓋間是參與之義善惡

皆可言之

攜王奸命

注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疏東哲云舊說攜王為伯

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也 愚按傳於攜王不  
言何人曰奸命必不當立而立者杜氏以為伯服則  
非也幽王在位十一年三年嬖褒姒伯服之生不過  
數齡且幽王以褒姒亡國褒姒既為犬戎虜去必無  
復立其子之理竹書紀年幽王見弒申侯魯侯許男  
鄭子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是  
為攜王後為晉文侯所殺

帥羣不弔之人

注弔至也 傳遜曰弔訓至於此難通蓋言樂禍之徒不相弔恤也

矯誣先王

注先王謂景王 矯誣先王蓋言矯景之命立猛耳  
閔子馬云干景之命可證劉炫以為先世之王非也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

疏公羊傳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明  
母貴則先立也子朝之母必賤於猛母故專言立長

之義不言母之貴賤耳

天道不諂

注諂疑也 按字書諂徒刀切疑也從留留音由與  
諂諛之諂不同二十七年傳子家子曰天命不諂久  
矣同此諂字傳文誤作慙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真德秀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  
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



於主而臣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  
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乎景公善之而不  
能用且厚歛焉是驅其民而歸之也

二十七年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

注二子皆王僚母弟 按史記索隱掩餘燭庸二公

子皆王僚弟此賈逵說仕預從之而昭二十三年傳

光帥右掩餘帥左杜又云掩餘吳王壽夢子考系族

譜云二公子並壽夢子若依公羊僚為壽夢長庶則

與系族譜合

遂聘於晉以觀諸侯

疏季子不知聘幾國經不書來必不至魯檀弓云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葬子贏博之間鄭立云魯昭公二十七年聘於上國是也

帥都君子

注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疏都邑之士以君子為號故知有復除謂優復其身除其徭役也

我王嗣也

史記王僚夷昧子公子光諸樊子王應麟曰按公羊傳云僚者長庶也襄三十一年傳狐庸對趙武謂夷昧甚德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服氏注亦從公羊愚按杜氏言光吳王諸樊子是用史記為說光云王嗣者言已是世適之長孫應嗣也惟光為諸樊冢子僚不當越次而立故王僚之弑春秋不歸獄於光而但書吳弑

其君僚也從史記得之

母老子幼

王肅曰此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史記索隱云王肅  
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  
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  
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愚按吳越春秋公  
子光具酒請王僚僚白其母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  
媿恨之色不可不慎此僚母尚存之證應從史記無

疑

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

愚謂光之弑僚人以為札不宜讓國以起亂吳之亂  
札安能逆料之於前乎餘祭夷昧之時光年尚少至  
僚立時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日忘觀其乘間而發斯  
可見矣光既不能忘吳而札之力又不足以制光於  
是委蛇其間甘蹈子臧之節此札之所以為智也

札之讓善矣然律以太伯仲雍逃荆蠻之義則壽夢

方沒之時札必當逃吳而去之苟一日立於吳廷國  
人必持以次傳位之議餘祭夷昧所以不當立而立  
也即不然於夷昧之嗣亦必當請以闔閭為世子不  
從則力爭之曰光為世適國固光之國也光不立必  
有覬王位者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位定而後  
退耕於延陵之野如是則王僚不得立而吳可免篡  
弑之禍矣惜乎札之智不足以及此

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

無極誠讒慝之魁然其計甚踈五甲五兵豈能為亂  
子常遠聽之而不察愚至此乎

國人投之

國人取管矜投之而不舉火知其冤也

事君如在國

趙汭曰事君如在國即後文賈馬歸從者衣履之類  
此季孫之奸也杜氏乃以書公行告公至當之謬矣  
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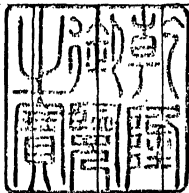
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於進胙之時欲神之聽之也  
惡之極矣

使宰獻而請安

注比公于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  
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疏劉炫云燕禮  
司正命卿大夫以安此傳所言亦當如彼請魯侯自  
安耳杜云齊侯不在坐非也 趙汭曰按下文請使  
重見則齊侯欲自安可知故子家得以公出使齊侯



全唐詩話卷二  
在坐魯君豈遽出也仍從杜為是



讀左日鈔卷十